宋史/卷4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二十四 ◄

宋史
卷四百二十五　列傳第一百八十四

► 卷四百二十六

劉應龍

劉應龍，字漢臣，瑞州高安人。嘉熙二年進士。授零陵主簿，饒州錄事參軍。有毛隆者，務剽掠殺人，州民被盜，遙呼盜曰：「汝毛隆也？」盜亦曰：「我毛隆也。」既訟於官，捕隆置獄，應龍曰：「盜誠毛隆，其肯自謂？」因言於州，州不可，乃委它官，隆誣伏抵死，未幾盜敗，應龍繇是著名。改知崇仁縣。淮西失守，江西諸州有殘破者，縣佐貳聞變先遁，應龍固守不去。

先是，理宗久未有子，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為皇子，丞相吳潛有異論，帝已不樂。大元兵度江，朝野震動，逐丞相丁大全，復起潛為相，帝問潛策安出，潛對曰：「當遷幸。」又問卿如何，潛曰：「臣當死守於此。」帝泣下曰：「卿欲為張邦昌乎？」潛不敢復言。未幾北兵退，帝語群臣曰：「吳潛幾誤朕。」遂罷潛相。帝怒潛不已，應龍朝受命，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授應龍，使劾潛，應龍謂：「潛本有賢譽，獨論事失當，臨變寡斷。祖宗以來，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。欲望姑從寬典，以全體貌。」帝大怒。乃按劾丁大全，請加竄斥，疏言：「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，外莫急於討軍實以振國威。」又言時政四事，廣發廩以振民饑，通商販以助民食，勸分富室以助官糴，嚴等第以覈民數，稽檢放以蘇民窮，嚴戢盜以除民害。賈似道素忌潛，會京師米貴，應龍為《勸糶歌》，宦者取以上聞，帝問知應龍所作，問似道米價高，當亟處之，似道訪其由，亦怒應龍。遷司農少卿，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，遂去國。

景定三年，湖南饑，起提舉常平。以救荒功，遷直寶章閣、廣南東路轉運判官。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。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，奏免和糴二十萬石。擢權戶部侍郎兼侍講。時似道當國，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，應龍言：「臣觀今日之事，可言者多矣。邇日以來，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為忌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，豈兩省繳駁過甚，重其疑歟？抑廷臣奏對咈意，速其畏歟？朝廷清明之時，而言者已懷疑畏，臣恐正臣奪氣，鯁臣吃舌，宜非盛世所有。」遂迕當路，自侍從、兩省以下無不切齒。未幾，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，亟辭，中書舍人盧鈺希指封還錄黃。久之，起為江東轉運使，辭。

南海寇作，朝廷患之，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、廣東經略安撫使。寇聞應龍至，遁去。應龍剿逐之，南海大治。特旨屢召，拜戶部侍郎仍兼侍讀，七上奏辭免。德祐元年，遷兵部尚書、寶章閣直學士、知贛州，兼江西兵馬鈐轄、青海軍節度使，力辭，隱九峰。

子元高亦舉進士，知候官縣。沒，洪天錫歎曰：「朝廷失一御史矣。」

潘牥

潘牥，字庭堅，福州閩人。端平二年策進士，牥對曰：「陛下承休上帝，皈德匹夫，何異為人子孫，身荷父母劬勞之賜，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。欲父母無怒，不可得也。」又曰：「陛下手足之愛，生榮死哀，反不得視士庶人。此如一門之內，骨肉之間未能親睦，是以僮僕疾視，鄰里生侮。宜厚東海之恩，裂淮南之土，以致人和。」時對者數百人，庭堅語最直。

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、劉克莊、王邁前倡異論，併誣牥姓同逆賊，策語不順，請皆論以漢法。牥調鎮南軍節度推官、衢州推官，歷浙西提舉常平司。遷太學正，旬日，出通判潭州。日食，應詔上封事曰：「熙寧初元日食，詔郡縣掩骼，著為令。故王一抔淺土，其為暴骸亦大矣。請以王禮改葬。」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，似心善其言，方將收用之，而牥卒。

洪芹

洪芹，尚書右僕射适之曾孫，以大父澤入官，甫更調，登進士第。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。部使者愛其才，先後並薦之，有旨召審察。丁內外艱。入主省架閣，遷太學博士。輪對，發明絜矩之道。擢國子博士，出通判南劍，入為太常博士，累遷將作少監。屬詞

臣無當上意，慨然思得天下士，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逾洪芹者，進兼翰林，權直秘書少監。

開慶元年，升直學士院，繼權禮部侍郎、中書舍人。屬兵興，帝悟柄任非人，自貽國禍，詔書所至，聞者奮激，蓋芹所草也。丁大全罷相，出典鄉郡。芹遷禮部侍郎，繳奏：「大全鬼蜮之資，穿窬之行，暴戾淫黷，引用兇惡，陷害忠良，遏塞言路，濁亂朝綱。乞盡從諫臣所請，追官遠竄，以伸國法，以謝天下。」沈炎乘上怒，攻丞相吳潛，芹獨繳奏曰：「方國本多虞，潛星馳赴闕，理紛鎮浮，陳力為多。一旦視為弁髦，得無如《詩》所謂『將安將樂女轉棄予』乎？」慷慨敢言，天下義之。

遷禮部侍郎，帝銳意向用而以論去，退寓永嘉，怡然自適。咸淳初，起知寧國府。卒。有文集。

趙景緯

趙景緯，字德父，臨安府於潛人。少勤學，弱冠得周惇頤、程顥兄弟諸書讀之，恨不及登朱熹之門。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：「度正，吾黨中第一人。」遂往見，首誨以求放心為本。由是往來味道、正之間，研索益精。入太學，登淳祐元年進士第。授江陰軍教授，諸生守其榘度。丁母憂，以祿不逮養，服闋不調。作《讀易庵懸霤山》。江東提點刑獄吳勢卿辟為幹辦公事，不就。召為史館檢閱，辭，不許；乞換待次教授，不許；乞岳祠，又不許；乞致仕，不報。有旨特與改合入官，主管崇道觀，三辭，不許。景定元年，特授秘書郎，兩辭，不許。遷著作郎，辭，不許。以疾丐祠，差主管佑神觀兼史館校勘。史成，兩乞外祠，進直祕閣，與在外宮觀，辭職名，不許。差主管崇禧觀。

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，禮景緯為堂長，以疾辭。依舊職差知台州，兩辭，不許，趣命益嚴。至郡，以化民成俗為先務，首取陳述古《諭俗文》書示諸邑，且自為之說，使其民更相告諭、諷誦、服行，期無失墜。約束官吏擾民五事。取《孝經·庶人章》為四言，詠贊其義，使朝夕歌之，至有為之感涕者。舉遺逸車若水、林正心於朝。旌孝行，作《訓孝文》以勵其俗。平重刑，懲嘩訐，治豪橫。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。浚河道九十里，築隄路三十里。節浮費，為下戶代輸秋苗。奏蠲五邑坊河渡錢。

期年之內，乞歸田里者再。進考功郎官，再辭，不許。兼沂靖惠王府教授，辭，不許。是冬，四辭新命，且乞祠，皆不許。乃乞於赤城、桐柏之間采藥著書，庶幾有補後學，

使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世，不許。御筆兼崇政殿說書，三辭，不許。乃造朝，侍緝熙殿，以《易》進講，論「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，人君得此，則天下有治而無亂，人事有吉而無兇矣」。又曰：「惕厲祗懼，乃天心之所存。聖人先處於憂，故能無憂，先處以危，故能無危；若乃先自處於安樂，則憂危乘之矣。」又論監司守令，其說曰：「知人之難，自古已然。人才乏使，莫今為甚。或觀望而撓於勢，或阿私而徇於情，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，或毀譽失實而以汙為廉。遂使舉刺不當，不足以服天下之心。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，而未必盡得其情；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，而使之各稱其職。」

彗出於柳，景緯應詔上封事曰：

「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，不過悅人心而已。百姓之心即天心也。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，則人不悅。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，則人不悅。閭閻之糟糠不厭，而燕私之供奉自如，則人不悅。百姓之膏血日朘，而符移之星火愈急，則人不悅。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，則人不悅。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，則人不悅。夫必有是數者，斯足以召怨而致災。

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謗；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。弄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惡者，屏之絕之；毒民之恩澤侯嘗為百姓之所憤者，黜之棄之。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，以通關鬲之壅；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為守宰，以保元氣之殘。又必稽乾、淳以來，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，悉隸其舊，以濟經用之急；公田派買不均之弊，聽民自陳，隨宜通變，以安田里之生。則人心悅、天意解矣。人之常情，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，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。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，曲為它說以自解，毛舉細故以塞責，而恐懼之初心弛，則下拂人心，上違天意，國之安危或未可知。」

又曰：「損玉食，不若損內帑、卻貢奉之為實。避正朝，不若塞幸門、廣忠諫之為實。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，又不若擇循良、黜貪暴之為實。蓋天意方回而未豫，人心乍悅而旋疑，此正陰陽勝復之會，眷命隆替之機也。」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，辭，不許。轉對，言：「願明辯義利之限，力破繫吝之私，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，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。毋以閨闥之賤干公議，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。」乞歸田里，不許。拜太府少卿，兼職仍舊，再辭，不許。復上疏乞歸，不許。

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，辭，仍乞奉祠，皆不許。咸淳元年至郡，首以護根本、正風俗為先務。三乞辭，不許。拜宗正少卿，御筆兼侍講，辭，不許。乃還家，三乞祠，御筆趣行，猶乞寬告，不許。至國門，御筆兼權工部侍郎，時暫兼權中書舍人，三辭，不許。

以《禮記》進講，開陳敬恕之義。封還濫恩詞頭，帝從之。又言：「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，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。居處則思敬，動作則思禮，祭祀則思誠，事親則思孝。每御一食，則思天下之饑者。每服一衣，則思天下之寒者。嬪嬙在列，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。飲燕方歡，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。念起而思隨之，則念必息。欲萌而思制之，則欲必消。志氣日以剛健，德性日以充實，豈不盛哉。」

又曰：「雷發非時，竊跡今日之事而有疑焉。內批疊降而名器輕，宮闈不嚴而主威褻，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，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。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衺，而或縱於乞憐之卑祠。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，而間惑於禳禬之小數。以至彈墨未乾，而抆拭之旨已下；駁奏未幾，而捷出之徑已開。命令不疑，則陽縱而不收。主意不堅，則陰閉而不密。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，而亟求所以正之哉？願清其天君，以端出治之源；謹其號令，以肅紀綱之本。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，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，去讒而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則人心悅而天意得，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。」

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，再辭，不許。升兼侍讀，辭，不許。進《聖學四箴》：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，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，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，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。五乞歸田里，帝勉留之，請益力。特授集英殿修撰、知建寧府，辭，不許，乃還家。召為中書舍人，三辭，不許，請益力。進顯文閣待制，依所乞予祠，辭職名，不許，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。有疾，謝醫卻藥，曰：「使我清心以順天命，毋重惱我懷。」拱手三揖乃卒。詔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，謚「文安」。景緯天性孝友，雅志沖澹，親沒無意仕進，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。

馮去非

馮去非，字可遷，南康都昌人。父椅，字儀之，家居授徒，所註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、《太極圖》，《西銘輯說》，《孝經章句》，《喪禮小學》，《孔子弟子傳》，《讀史記》及詩文、志錄，合二百餘卷。

去非，淳祐元年進士。嘗幹辦淮東轉運司，治儀真，歐陽脩東園在焉，使者黃濤欲以為佛寺，時已許薦，去非力爭不得，寧不受使者薦，謁告而去。寶祐四年，召為宗學諭。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，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。帝為下詔禁戒，詔立石三學，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。監察御史吳衍、翁應弼劾諸生下獄，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。未幾，大全簽書樞密院事、參知政事，蔡抗去國，去非亦以言罷。歸舟泊金、焦山，有僧上謁，

去非不虞其為大全之人也，周旋甚款。僧乘間致大全意，願毋遽歸，少俟收召，誠得尺書以往，成命即下。去非奮然正色曰：「程丞相、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，今歸吾廬山，不復仕矣，斯言何為至我！」絕之，不復與言。

徐霖

徐霖，字景說，衢州西安人。年十三，有志聖人之道，取所作文焚之，研精《六經》之奧，控賾先儒心傳之要。淳祐四年，試禮部第一。知貢舉官入見，理宗曰：「第一名得人。」嘉獎再三。登第，授沅州教授。

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，植黨專國。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，以為：「其先也，奪陛下之心，其次奪士大夫之心，而其甚也，奪豪傑之心。今日之士大夫，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。且其變化之術甚深，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。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，親任一二，其或稍有異已，則潛棄而擯遠之，以風其餘。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，義利之辯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，則亦從之而已。」疏奏，見者吐舌，為霖危之。未幾，嵩之匿父喪求起復，君子並起而攻之，上大感悟。

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，上思霖之忠，親去其一，易霖名。及試，則曰：「人主無自強之志，大臣有患失之心，故元良未建，兇姦未窴。」是時，丞相杜範已薨，而鍾雖得位，畏姦人覆出為己禍故也。擢祕書省正字，霖辭不獲命，遂就職。會日食，霖應詔上封事曰：「日，陽類也，天理也，君子也。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，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。宮闈之私匿未屏，瑣闥之姦邪未辯，臺臣之討賊不決，精祲感浹，日為之食。」又數言建立太子。遷校書郎。七年夏，大旱，霖應詔言：「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，京兆尹不易則不雨。」不報，去國。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，不還。御筆改合入官，乃改宣教郎。霖屢辭，曰：「向為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，今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，失其本心，何以暴其忠志？」又曰：「志貴乎潔，忠尚乎精，即有取，則自蹈於垢汙矣。」

八年夏，添差通判信州，霖皆力辭，竟未拜，改秩之命故也。尋令守臣勉諭之，特改宣教郎、主管雲臺觀，霖乃拜受。十二年，遷秘書省著作郎，累辭，不許。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，上曰：「今日所當言者，當備陳之。」霖復以正太子名為言，又奏：「萬化之本在心，存心之法在敬。」兼權尚左郎官，兼崇政殿說書。乃上疏言：「葉大有陰柔姦黠，為群憸冠，不宜久長臺諫，乞斥去。」不報。兼權左司。霖知無不言，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，而上亦不悅。乞補外，知撫州。祠先賢，寬租賦，振饑窮，誅悍將，建營

砦，幾一月而政舉化行。以言去，士民遮道，不得行，及暝，始由徑以出。

寶祐元年，差知衡州。三年，當之官，遂辭，差知袁州。五年，丁外艱，哀毀號絕，水漿不入口七日。明年開慶元年，差主管崇禧觀。景定二年，知汀州。明年，卒。將終，語其長子心亨曰：「有生必有死，自古聖賢皆然，吾復何憾。」尚書省請加優異，詔與一子恩澤。度宗賜祭田百畝，以旌直臣。霖間居衢，守游鈞築精舍，聘霖為學者講道，是日聽者三千餘人。

徐宗仁

徐宗仁，字求心，信之永豐人。淳祐十年進士。歷官為國子監主簿。開慶元年，伏闕上書曰：

「賞罰者，軍國之綱紀。賞罰不明，則綱紀不立。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，存亡之機，固不容髮。兵虛將惰，而力匱財殫，環視四境，類不足恃；而所恃以維持人心、奔走豪傑者，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。權在陛下，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，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？臣為此懼久矣。

陛下當危急之時，出金幣賜土田，授節鉞，分爵秩，尺寸之功，在所必賞。故當悉心效力，圖報萬分可也。而自幹腹之兵越江逾廣以來，凡閱數月，尚未聞有死戰陣、死封疆、死城郭者，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？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，不過丁大全、袁玠、沈炎、張鎮、吳衍、翁應弼、石正則、王立愛、高鑄之徒，而首惡則董宋臣也。是以廷紳抗疏，學校叩閽，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。而陛下乃釋而不問，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咈千萬人之心？天下之事勢急矣，朝廷之紀綱壞矣。若誤國之罪不誅，則用兵之士不勇。今東南一隅天下，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，而罰不損其豪毛。彼方擁厚貲，挾聲色，高臥華屋，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，可乎？三軍之在行者，豈不憤然不平曰：『稔禍者誰歟，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？』百姓之罹難者，豈不群然胥怨曰：『召亂者誰歟，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？』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？」

又極論邊事，謂惠褻而威不振。論董宋臣盤固日久，蒙蔽日久。又請「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，則國論伸而國威振，臣雖屏處山林，亦有生氣」。遷國子監丞、祕書省著作佐郎，主管崇禧觀。遷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，進讀《敬天圖》。遷太府少卿兼侍講、兼侍立修注官，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。知寧國府。監察御史郭閶論罷。

德祐元年，起授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，兼提領豐儲倉所，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侍左待郎。乞假督府名稱往本州同守臣防拓，不允。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。衛益王走海上，厓山兵敗，死焉。

危昭德

危昭德，邵武人。寶祐元年進士。歷官為史館檢閱校勘、武學諭、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，遷祕書郎。疏言：「國之命在民，民之命在士大夫。士大夫不廉，朘民膏血，為己甘腴，民不堪命矣。」又言：「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，究安危之本，明詔郡國，申嚴號令，俾急其所急，凡荒政之當舉者，不可一日而置念；緩其可緩，凡苛賦之肆擾者，易為此時之寬征。固結人心，乃所以延天命也。」又言：「願陛下舉考課之事，內以責諸彈糾之職，外以責諸監司、郡守之計。貪濁昏庸，固在必懲。廉能正直，尤當示勸。察之精則黜陟之咸服，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，而課吏之實得矣。」

進兼侍講。又言：「民者，邦之命脈，欲壽國脈，必厚民生，欲厚民生，必寬民力。」且條上厲民四弊。又言：「願陛下為萬世根本之慮，為一時倉卒之防，必求安節之亨，毋招不節之咎，節之又節，則宮闈之費差省，帑藏之積自充，上用足而下不匱矣。」又乞「察欣瘁休戚之故，酌利害損益之宜，孰為當因，孰為當革，孰為可罷，孰為可行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，開通關梁而商賈行。下修身奉法之詔，而吏得自新；出輸倉助貸之令，而民免貴糴；窒墨敕之門，而無官府黜陟之異；止輪臺之議，而無疆界彼此之分，則氣脈蘇醒、意向翕合矣。」

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，尋遷殿中侍御史、侍御史。諫作宗陽宮。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，乞致仕，特轉一官。昭德在經筵，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大學衍義》進講，反覆規正者甚多。所著《春山文集》。

子徹孫，咸淳元年進士。

陳塏

陳塏，字子爽，嘉興人。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，差知德安府，加直寶謨閣、江西提點刑獄，改直敷文閣、提舉千秋鴻禧觀，轉司農寺丞、主管崇道觀、知安慶府。召

赴闕，加直顯謨閣、湖南提點刑獄。再召為右司郎官，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、江西安撫使，改知江州，主管江西安撫司事。召為右司郎官，進直龍圖閣、浙西提點刑獄，遷司農少卿，以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，遷大理卿，進右文殿修撰、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。

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塏最，詔特轉一官，遷太府卿、司農卿，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，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。入奏，言：「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，砥礪士大夫之廉恥，使知名義為重，利祿為輕。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，久立朝以更叠請者從之，甘言容悅者必斥，真情丐閑者勿留。如此，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，四維既張，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，當見於聖世，人才幸甚！」又言：「請以從官仿古昔人從出藩之意，其從臣為諸路憲漕，則以提點刑獄使、轉運使繫銜，假之『使』名，示與庶官別，仍乞除授自臣始。」自是屢言於帝前，不許。以言罷。

未幾，進集英殿修撰、知婺州，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。請蠲放諸郡災傷。加戶部侍郎、淮東總領，尋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。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。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。進顯謨閣待制、知廣州，權兵部尚書，又進寶章閣直學士、知婺州，遷權戶部尚書，尋為真，時暫兼吏部尚書，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。召赴闕，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，加龍圖閣學士，依舊宮觀。久之，加端明殿學士。咸淳四年，卒，謚「清毅」。

塏屢歷麾節，軍民愛戴，幕客盛多，而塏又樂薦士。所著《可齋瓿稿》二十卷。

楊文仲

楊文仲，字時發，眉州彭山人。七歲而孤。母胡，年二十有八，守節自誓，教養諸子。文仲既冠，以《春秋》貢，其母喜曰：「汝家至汝，三世以是經收效矣。」

淳祐七年，文仲以胄試第一入太學。九年，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。時言路頗壅，因季冬雷震，首帥同舍叩閽極言時事，有曰：「天本不怒，人激之使怒。人本無言，雷激之使言。」一時爭傳誦之。升上舍，為西廊學錄。丞相謝方叔嘗問文仲曰：「今日何事最急？」對曰：「國本未建，莫大於此。上意未喻，當以死請可也。」寶祐元年，登進士第。丁母憂，釋服，屬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，寓餘杭，文仲往問伊、洛之學。

調復州學教授。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。明婺婦冤獄，應飛悉從文仲議，且薦之。荊湖宣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。姚希得、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為有用。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，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。召為戶部架閣，遷太學正，升博士。時棟為祭酒，講學益詣精邃。遷國子博士。丐外，添差通判台州。故事，守貳尚華侈，正月望，取燈民間，吏以白，文仲曰：「為吾然一燈足矣。」劭農東郊，守因欲泛湖，文仲即先馳歸。添差通判揚州。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，累政增至十六萬，開告訐以求羨。文仲曰：「希賞以擾民，吾不為也。」卒增十八界一而已。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機宜文字。時有沙田，使者欲舉行之，文仲力爭，以為：「事不可妄興，蓋與民之惠有限，不擾之惠無窮。江北風寒之地，民力竭矣，為利幾何，安忍重擾吾民乎？」事遂不行。

召為宗學博士。郊祀，攝圜壇子階監察御史。近輔兵變水患，輪對，言：「皇天眷命，垂四百年，天命久熟之餘，國脈癰老之候，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？願陛下一初清明，自作主宰。」又曰：「春多沈陰，豈但麥秋之憂。於時為《夬》，尤軫莧陸之慮。天目則洪水發焉，蘇、湖則弄兵興焉。峨冠千千，而每見大夫之乏使；佩印累累，而常慮貪瀆之無厭。將習黃金橫帶之娛，兵疲赤籍掛虛之穴。蚩蚩編氓，得以輕統府；瑣瑣警遽，輒以憂朝廷。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，國何賴焉？」帝竦聽，顧問甚至。遷太常丞，尋兼權倉部郎官，兼崇政殿說書，遷將作少監，又遷將作監。

文仲在講筵，每以積誠感動，嘗進讀《春秋》，帝問五霸何以為三王罪人，文仲奏云：「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，而不能為向上事業，獨能開世變厲階。臣考諸《春秋》，桓公初年多書『人』，越二十年，伐楚定世子之功既成，然後書『侯』之辭叠見，此所以為尊王抑霸之大法。然王豈徒尊哉？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法度，以扶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德澤，則王迹不熄，西周之美可尋，如此方副《春秋》尊王之意。」帝曰：「先帝聖訓有曰：『絲竹之亂耳，紅紫之眩目，良心善性，皆本有之。』又曰：『得聖賢心學之指要，本領端正，家傳世守，以是而君國子民，以是而祈天永命，以是而貽謀燕翼。』大哉先訓，朕朝夕服膺。」時帝以疾連不視朝，文仲奏：「聲色之事，若識得破，元無可好。」帝斂容端拱久之。

盛夏，建宗陽宮，壞徙民居，畿甸騷然。文仲疏諫：「移閭閻之聚，為香火之庭，不得為善計矣。陛下紹祖宗之位，豈以黃、老之居為輕重哉。」翼日面奏，益懇至，丞相賈似道怒曰：「楊文仲多言！」紹卿監以上薦人才，文仲薦陳存、呂祈、鍾季玉等十有八人，名士二人，金華王栢、天台車若水也。兼國子司業，兼侍立修注官。又以掾太學教諭彭成大迕似道，主管崇禧觀，出知衡州。運餉有法而民不擾，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

濟倉。召為秘書少監，尋兼崇政殿說書。以疾乞致仕，不許。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，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，遷起居舍人。

瀛國公即位，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，尋兼給事中。有事明堂，議以上公攝行，文仲議曰：「今祗見天地之始，雖在幼冲，比即喪次，已勝拜跪，執禮無違，所當親饗。」時丞相王爚、陳宜中不協，文仲上疏言：「事危且急矣。祖宗所深賴，億兆所寄命，在乎二相，苟以不協之故，今日不戰，明日不征，時不再來，後悔何及！」尋兼國子祭酒。請謚金華何基及栢。時大元兵度江，畿甸震動，朝士多棄去者，侍從班惟文仲一人，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。文仲疾益甚，丐祠，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，三上章乞致仕，改知泉州。因將家踰嶺南待次，卒，而宋亡矣。有《見山文集》焉。

謝枋得

謝枋得，字君直，信州弋陽人也。為人豪爽。每觀書，五行俱下，一覽終身不忘。性好直言，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，必掀髯抵几，跳躍自奮，以忠義自任。徐霖稱其「如驚鶴摩霄，不事籠縶」。

寶祐中，舉進士，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，意擢高第矣，及奏名，中乙科。除撫州司戶參軍，即棄去。明年復出，試教官，中兼經科，除教授建寧府。未上，吳潛宣撫江東、西，辟差幹辦公事。團結民兵，以扞饒、信、撫，科降錢米以給之。枋得說鄧、傅二社諸大家，得民兵萬餘人，守信州，暨兵退，朝廷覈諸軍費，幾至不免。

五年，彗星出東方，枋得考試建康，擿似道政事為問目，言：「兵必至，國必亡。」漕使陸景思銜之，上其稿於似道，坐居鄉不法，起兵時冒破科降錢，且訕謗，追兩官，謫居興國軍。咸淳三年，赦，放歸。德祐元年，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、黃、蘄、安慶、九江，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，遂屯建康。枋得與呂師夔善，乃應詔上書，以一族保師夔可信，乞分沿江諸屯兵，以之為鎮撫使，使之行成，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。從之，使以沿江察訪使行，會文煥北歸，不及而反。

以江東提刑、江西招諭使知信州。明年正月，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，枋得以兵逆之，使前鋒呼曰：「謝提刑來。」呂軍馳至，射之，矢及馬前。枋得走入安仁，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，矢盡，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。前軍稍卻，後軍繞出孝忠後，眾驚潰，孝忠中流矢死。馬奔歸，枋得坐敵樓見之，曰：「馬歸，孝忠敗矣。」遂奔信州。師夔

下安仁，進攻信州，不守。枋得乃變姓名，入建寧唐石山，轉茶阪，寓逆旅中，日麻衣躡屨，東鄉而哭，人不識之，以為被病也。已而去，賣卜建陽市中，有來卜者，惟取米屨而已，委以錢，率謝不取。其後人稍稍識之，多延至其家，使為弟子論學。天下既定，遂居閩中。

至元二十三年，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，以枋得為首，辭不起。又明年，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，執手相勉勞。枋得曰：「上有堯、舜，下有巢、由，枋得名姓不祥，不敢赴詔。」丞相義之，不強也。二十五年，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，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，枋得遺書夢炎曰：「江南無人材，求一瑕呂飴甥、程嬰、杵臼廝養卒，不可得也。紂之亡也，以八百國之精兵，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，武王、太公凜凜無所容，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。殷之後遂與周並立。使三監、淮夷不叛，武庚必不死，殷命必不黜。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。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，明年遣使問安。王倫一市井無賴、狎邪小人，謂梓宮可還，太后可歸。終則二事皆符其言。今一王倫且無之，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。今吾年六十餘矣，所欠一死耳，豈復有它志哉！」終不行。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，既而南歸，與枋得道時事，曰：「大元本無意江南，屢遣使使頓兵，令毋深入，待還歲幣即議和，無枉害生靈也。張宴然上書乞斂兵從和，上即可之。兵交二年，無一介行李之事，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。」因相與痛哭。

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為急，欲薦枋得為功，使其友趙孟　　來言，枋得罵曰：「天祐仕閩，無毫髮推廣德意，反起銀冶病民，顧以我輩飾好邪？」及見天祐，又傲岸不為禮，與之言，坐而不對。天祐怒，強之而北。枋得即日食菜果。

二十六年四月，至京師，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，再拜慟哭。已而病，遷憫忠寺，見壁間《曹娥碑》，泣曰：「小女子猶爾，吾豈不汝若哉！」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，枋得怒曰：「吾欲死，汝乃欲生我邪？」棄之於地，終不食而死。

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為當陽尉，攝縣事，時天基節上壽，大元兵奄至，徽明出兵戰死，二子趨進抱父屍，亦死。

論曰：劉應龍不附賈似道，馮去非不附丁大全，潘牥論皇子竑事，坎壈以終。洪芹訟吳潛，偉哉。趙景緯，醇儒也，而無躁競之心。徐霖進則直言於朝，退則講道於里。徐宗仁國亡與亡，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，悉載諸故史。陳塏能以意氣感人，楊文仲當搶攘之時，猶能薦士，謝枋得嶔崎以全臣節，皆宋末之卓然者也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